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补释

吴英哲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是迄今发现的契丹小字文献中字数最多的一件。由于原石蚀损 ,且行密字小 ,在其摹写和解读上 ,学界意见分歧较大。对比研究这些不同的意见 ,对墓志中的一些契丹小字 ,进行了补充考释。

关键词: 契丹小字 ;耶律仁先 ;墓志 ;补释

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02)05-0049-06

墓志出土及研究概况

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1983 年 7 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莲花山大队东山生产队辽代耶律仁先家族墓群中。墓志为一合,有汉字篇和契丹小字篇。汉字篇刻于志石正面,契丹小字篇刻于志盖内侧,志盖中央刻 4 行 12 字楷书汉字“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墓志铭”。契丹小字志文共 70 行,每行字数 70 左右,总字数约 5190。由于墓志取材为沙岩,长年被雨水冲刷,且书刻技巧不讲究等原因,残坏或半残字很多。现存的完整字约有 4600 个,某些半残字约 430 个,单体原字有 83 个,是迄今发现的契丹小字金石资料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汉字志文 37 行,共 1400 余字,同时出土的有耶律仁先之子《耶律庆嗣墓志》。

过去,韩宝兴、即实、丰田五郎、阎万章、刘凤翥等学者曾对墓志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韩宝兴于 1991 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此墓志的第一篇文章,[①]他是研究本墓志的第一位作者。在墓志出土 8 年后,志文终于公诸于世,研究者们也开始了对这一墓志的研究工作。而即实先生的《〈纠邻墓志〉校抄本及其它》(下称校抄本),文中参照其他墓志为原石补入、添加或校正了一部分字。[②]此后,日本学者丰田五郎先生依即实先生的《校抄本》,撰写了两篇文章[③](下称丰文)。后来,阎万章先生的《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下称阎文),根据拓本把志文中的可释契丹字译成汉文,然后叙述了所译之字的理由。[④]一年后,刘凤翥先生在《契丹小字解读四探》(下称刘文)一文,对该墓志进行了专门讨论。文中否定了即实先生《校抄本》的“补入”“添加”“校正”等做法。[⑤]专篇讨论该墓志的又一篇文章是《〈纠邻墓志〉释读》(下称即文)主要在自己《校抄本》基础上,把墓志内容分为“墓志名称”、

收稿日期:2002-06-19

作者简介:吴英哲(1971 -),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墓主家世”、“历任官职”、“主要事绩”、“其他”等五个部分进行了大胆探索。⑥

在前辈已做的研究工作基础上，本文对墓志中的部分契丹字谈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望专家不吝赐教。

对《耶律仁先墓志》的补释

墓志第1行有，此字经常出现在字之前，可推定该二字表示墓主之名或官职。对此字学界有种种释法：首先“于越王”之说（阎文），“于越”为“辽代官号始见于遥辇氏末期……此后至辽末，于越仅有十余人”[1](8)可见“于越”是较显赫的官职，但据《辽史·耶律仁先传》（1395—1398）在墓主人一生当中“于越”不是他的最高职位，因而以“于越王”代替墓主身份之可能性不大。《辽史》等史籍也似乎不用“于越王”这样的称呼。再说，语音同“于越”不合。由此看来“于越”之说恐难成立。相比之下，“康王”之说（刘文）有与相近的字的依据，可能接近事实。过去研究告诉我们表示辽代年号“大康”之“康”，与字看起来仅有一字之差，伏可看作附加成分[2]。但统计后得知，字共见25处，与字表示“大康”共见6处，但，在其他资料中并未出现。说明二字虽有一字之差，但其义相殊，不能一概而论。也可推敲此字是极为少用的专用名词。这样，“康王”之说也似难以成立。在《许王墓志》第22行两次出现的，根据和读音相同[2]及其上下文的情况看，该两字可能为同音同义。

“主因王”（丰文）、“纠邻王”（即文）之说，二者都以《辽史·仁先传》“耶律仁先字纠邻小字查剌”和其语音为根据，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可信，但需要说明语音问题。《中原音韵》未记载“纠”字语音，不过，阿尔泰语系许多语言里有[d]、[ʤ]对应规律。如女真语的：di-un（来），di-ramei（厚），tiktan（礼节），tireku（枕头）等词在其后继语满语中说：Jiu（来），Jiramin（厚），Ciktan（礼节），Cirku（枕头）。[3](51)从中可以看到[d]、[ʤ]相对应关系。如此看来，把译作“主因王”、“纠邻王”有一定的音义方面的根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验证。

第7行表示序数词“第五”。表示第五的契丹小字在其它资料中以形式出现过。这个字表示第五，据清格尔泰先生研究，其读音为[t‘apui]或[t‘awoi]。他说：“《海棠山墓志》中的的字，从摹本周围的情况看（最初几行残处较多），也有可能是字，这点可以继续研究……”[4]。当时清先生没有拓片。最近，刘凤翥先生给我们寄来《海棠山墓志》拓片，从中得知字的第二原字明白无误地记为，与本行出现之字完全一样。虽然如此，不能忽略与二字的末一原字有不同的可能。因为，契丹小字文献中有与末一原字，字形相近的字。因此需要查看契丹资料中是否也有、二字。我们利用计算机经过一番检索统计，并与拓本核对，否定了存在、二字的可能。由此可以初步确定原字与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的音值可拟定为[pu]。为了进一步验证其正误，笔者对、两个原字出现情况也进行了一次统计。结果字共见153处，词末52处，词首11处，不单独使用。字共见90处，词末12处，词首3处，不单独使用。从这些数字看，上述推论不难成立。可以说至今传世文献中表示“第五”的契丹字有与两种。两个字的第二原字读音可能相同或相近。末尾原字形体应作，而不作。

第8行出现二字。即文认为是“小翁帐之简称”。即实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与字的区别。认为这两个字形体有别，用法不同，读音相殊，确是两字。前者有表意属性，表示“年、月、日”之“月”；后者有表音的属性，表示“父”，读音为[aɡ‘a][5]。笔者对这两个原字的形体用法进行了一番对比观察，首先是字的使用情况，此字共见11处，具体如下：

(1)-------（《许王墓志》第3行）

(2)-------（《许王墓志》第45行）

(3)------（《许王墓志》第51行）

(4)------（《萧仲恭墓志》第5行）

(5)------（《乌日根塔拉墓志》第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2 行)

(6) 州欠 ᠰᡳᡥᡳ 几又------ (《耶律副署墓志》第 13 行)

(7) 州欠 ᠰᡳᡥᡳ 而孙 ------(《耶律郎君墓志》第 24 行)

(8) 又及 ᠰᡳᡥᡳ 尖化 ----- (《耶律宗教墓志》第 21 行)

(9) 又及 ᠰᡳᡥᡳ 几火 ----- (《耶律宗教墓志》第 22 行)

(10) 又及 ᠰᡳᡥᡳ 令------ (《耶律迪烈墓志》第 11 行)

(11) 又及 ᠰᡳᡥᡳ 今雨 ----- (《耶律郎君墓志》第 14 行)

从上面用例可以看出:(1)ᠰᡳᡥᡳ字或是用于州欠字之下,或是 又及字之下,不与其他字一起使用。(2)据前人研究 又及字表示"大",因此,可以推测与此对应的州欠应为"小"。(3)ᠰᡳᡥᡳ之首一原字与表示"年、月、日"之"月"之女字在形体用法上都有差别。所以,女字经常以女的女矢形式出现。前者共见 60 处,其义契丹小字研究起步之时已肯定为表"年、月、日"之"月"。后者共见 9 处,其前一字分别是:口孙、穴、丞、父父、穴、左、丞、州欠、尖化 等字。这些字都为可识之字。它们与女矢字合起来分别表示"于该月"、"于正月"、"于九月"、"于第三月"、"于六月"、"于九月"、"于小月"、"于三月"等意。这里女矢表示"于月"之意非常明显。至此,可以看出,ᠰᡳᡥᡳ、女矢二字的区别,不在于所有格与与位格附加成分,而在于ᠰᡳ与女之上。该两个字形体确有不同之处。前者为ᠰᡳ,后者为女。故应分别对待。至于前者是否表意、后者读音是否两个音节,目前尚难确定。

第 9 行出现 本几 ᠰᡳᡥᡳ 二字。对此诸家释法不一:(1)王弘力先生认为"前一字(指 本几)主格为本几,读 etʃige,亦省略开首轻元音 e 字母的类型,与达斡尔语 etʃig 、蒙古语 etʃge"父亲"同。后一字读 uru,相当于蒙古语之 oroge[uru:]"房"、orgugu:[urgu:]"小蒙古包"。[6](2)刘凤翥"……我们再探讨一下 本几 ᠰᡳᡥᡳ 。本余为汉字'册'的音译,可知 本的音值为 c,契丹语中有 z、c、s 不分的现象,辽代十二个宫卫中,只有道宗'阿思斡鲁朵'的'阿思'与本的音值相近。'思'在上古汉语语音中有尾音 g,几的音值恰为 g,一个'思'字恰好是音译的 本几 这个词干,ᠰᡳᡥᡳ为所有格词尾。从'阿思'来分析, 本这个原字的音值在拼写契丹本民族语词时可能不单纯是 z、c、s 这样一种单纯的辅音,在辅音前面很可能有一个轻原音 a 或 e,……因此, 本几的音值可能为 ecig,正好用'阿思'来音译。"[7](263)(3)丰文未解 本几 ᠰᡳᡥᡳ 字,把 ᠪᡝᡳᡵᡝ译为"院"。(4)即文认为"御院"。后来,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否定了上述第(2)意见,最后在《谜林问径》(后记)里改释 本几 ᠪᡝᡳᡵᡝ为"左面"。[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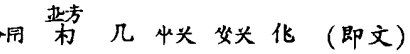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看法中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 本几 ᠰᡳᡥᡳ 字,上述释法(1)(2)在语音分析上还存在问题,可能不妥切;第(4)种看法,有一定的说服力。据我观察,此字共见五处:《道宗哀册》第 2 行、《宣懿哀册》第 2 行、《许王墓志》第 12 行、《耶律宗教墓志》第 14 行、《耶律副署墓志》第 2 行等。其共同点是都用于 ᠪᡝᡳᡵᡝ字之前。解为"东"或"左"语音语义相合。其次为 ᠪᡝᡳᡵᡝ字,笔者认为,此字的解读应取第(4)种说法。即先生的 ᠪᡝᡳᡵᡝ为"面"之说。一则语音不合,二则语义不通。后来出土的资料中出现这样情况:《耶律迪烈墓志》第 22 行、《耶律副署墓志》第 11 行有 左 ᠪᡝᡳᡵᡝ 公 去 北及 仝 等几字,此处译为"六面大王拜";《乌日根塔拉墓志》第 1 行 左 ᠪᡝᡳᡵᡝ 药 伏里 又为 ᠰᡳᡥᡳ 等字,译成"六面部舍利"[9] 都很难讲通。此外,若解为"院",则通。由此可以得知 本几 ᠰᡳᡥᡳ ᠪᡝᡳᡵᡝ 二字,应释为"东院"或"左院"。关于"东院"或"左院"与"父房"、"大翁帐"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可能跟契丹族风俗习惯有关。众所周知,"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也称'祭东'"。[9](192)已发现的辽代壁画上所绘契丹人居住的房屋门多东向。此外辽代塔、墓门都为东向。依此,可以推测敬仰东向的契丹人的语言里"东"、"左"有"大"义。因而"东帐"就有"父房"、"大翁帐"之义;还有与 本几 ᠰᡳᡥᡳ 字写法相近的 女几 ᠰᡳᡥᡳ 字出现在《乌日根塔拉墓志》第 7、8 行。因本、女音值相同,故 女几 ᠰᡳᡥᡳ 亦解为"东"或"左"。

第 14 行有 仝 令雨 北方 ᠰᡳᡥᡳ 几 州关 父关 凡等字。对此诸家记法译法都有差别。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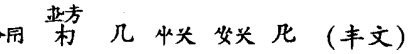
(1) 仝 令雨 北方 ᠰᡳᡥᡳ 凡 州关 父关 凡 (刘文)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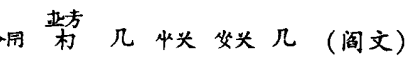
武 清 县 事 李 宜 事

(2) (即文)

武 清 县 民 李 宜 儿

(3) (丰文)

武 清 县 人 李 宜 儿

(4) (阎文)

武 清 县 人 李 宜 儿

上述四个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第四字和第七字上，其余几个字的语义为“武清县”和“李宜”诸家释法相同。第四字的写法对照拓片影印件，不难看出上述第(2)、(3)、(4)文记法为正确。其义，经丰田五郎先生研究应为“人”，音值为[k'u]。[10](772)

第七字有四种写法，仔细核对，第(3)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实际。此字左下角稍有创点，但其写法为  是可以肯定的。在确定形体的基础上，看其表达的意思。《耶律仁先·汉志》载“时武清县人李宜儿左道惑众”，[11](198)从中可以判定“儿”字与 对应。这样，可按“儿”的中古音可以拟定 的音值。“儿”的中古音为[ʒï]，[12]所以， 字之音可拟为[ʒï]或[ri]。这与即实先生曾拟的[ki]音[13]和高路加先生曾拟的[-d]音[14]发生矛盾。即实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字源”“几”的读音，还缺乏更可靠的依据。高路加先生以统计法论证了《仁懿哀册》20行的 和《仁懿哀册》27行的 中的火、夬都是 的误写。在此基础上， 和其他资料中出现的 相比又提出了其中的 也是 的误写的意见。最后，得出了 是复数附加成分[-d]的结论。我认为火是 的误写，这有可能，但 中的火、 是火、 的误写的结论，令人怀疑。因为，《兴宗哀册》《仁懿哀册》两个哀册是手抄本，所以 的一个小点人们很容易忽略或遗漏。然而， 中的火、 两原字写错，且 写成火、 写成 ，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 与火、 与 的笔划相差很大。因此，对 之音[ʒï]或[ri]，没什么影响。

那么，抄本真的有误吗？笔者认为如果表示“宫”的契丹小字有  、 两种写法，反面证明 、 读音接近。因为， 的读音为[ru]，[10](772)与前面所拟 的读音[ri]，大致相同。至于能否表示复数附加成分的问题上，尚难作出判断，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果上述读音可以拟定，那是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清格尔泰先生曾提出：“原字  的音值构拟有[uan][ur]两种意见。而且双方论据都十分充足，那么[uan]和[ur]中间假设有个[uər]音，能否统一这两个观点？”。[8]这方面的问题可以 与“儿”的对应关系去进一步探讨。另外 在《耶律副署墓志》第31行也以单体字的形式出先。如： 。此处译成“尚书儿曰”，文义不明。因没有拓本，该字写法上还有疑虑，难以做出决定。

第21行有  ，其第二原字不清，即文认为是 ，与本志22行之 字相比可能写法无误。即文译作“女真”，读[ʧuluso]。若此字表示“女真”之意，其音有探讨余地。据阮廷焯博士搜集的《余靖契丹官仪》中曰“藩语注展即女真”。[15](165)“注展”中古音为[ʧiu-ʧiɛn]。[12] 音为[ʧu]、 音为[ʧiɛ]、 音为[n]或[nə]。

第27行有 ，各家依《辽史·道宗纪》之“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及陈国王陈六……”[16]的记载，译此字为“涅鲁古”，是可信的。其第二原字记法不一，细察拓片影印件，即文所写 可信。在 字的形、义确定的基础之上，可以据“涅鲁古”的中古音拟定 与 的音值。“涅鲁古”的中古音为[niɛ-lu-ku]，[12]因此，可判断 的音为[lu]、 的音为[ku]。虽说如此，这种拟音可能跟 的实际读音有所差异。契丹语和汉语不属同一语系，把契丹语固有词语用汉语译写时，可能反映得不十分准确。再说，人名的译写，较为特殊，因人而异。共同的追求是选择既响亮又有新鲜感的言辞。以蒙古语人名为例，同一个 arigun（清洁的）这个人名，用汉语转写时，有写“阿如那”者、有“阿如娜”者、有“阿荣”者、也有“阿轮”者、甚至也有“阿轮娜”者，假如参照这些汉字之音去探寻 arigun 这一读音，便很难找出正确答案。原字 的读音，目前尚难对比研究。原字 的音值拟读[lu]的基础上，可以继续探讨。契丹小字原字总表中，与 字形体相近的有 字。其读音据《契丹小字研究》[2]，是[li]，跟 的[lu]音接近。这似乎说明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有着密切关系。过去研究证明，契丹小字有“本字”和“影子字”的现象，它们音义相同而形体有一点差别，如：与、与、与、与等等。看来与的关系也应如此。

第 39 行有，此字刘文中看成是两个字和。即、丰二人的文章中记作，解为部族名“阻卜”，笔者认为后者可信。首先有语音根据，的读音与“阻卜”相似。再者于史有证。如《辽史·道宗纪》载“五年春三月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辽史·仁先传》载：“阻卜达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16]汉字《仁先墓志》载：“皇上以北鄙达打、术不姑等部族寇边。命王为西北路招讨使往讨之”。这三段史料中的“阻卜”与“术不古”指同一个部族是显而易见的。的周围有表示“西北”、“北”等契丹字，也意味着是“阻卜”。该字之试读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为“涅鲁古”是正确的。再据“古”“姑”之中古音[ku]来拟定的读音是[ku]。同时也可以说明字的读音是[pu]。

耶律仁先家世

通过对《耶律仁先墓志》(契丹文、汉文)的反复阅读，并参照史籍以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了解到墓主人耶律仁先的先世、生平事迹及其子孙后代。墓主祖先为玄祖皇帝，玄祖皇帝有三子，长子楚国王、次子蜀国王、三子不明。墓主兄弟五人，姊妹五人。生于开泰二癸丑年(1013)，薨于咸雍八年(1072)四月二十日，享年 60 岁。当时辽朝正处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阶级矛盾激化，政治日益走向腐败，各民族反辽斗争纷纷兴起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耶律仁先的带领下，辽军先后镇压了反辽势力，对维护辽朝的统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墓主是兴宗皇帝尤其是道宗皇帝的头等功臣。从字数达 5000 余字的契丹文墓志中可以了解到墓主人一生的主要事绩。墓主于重熙十一年(1042)率领大兵南下，“宋国遣奏乞旧好”。重熙十三年(1044)，镇压李宜儿之乱，清宁四年(1058)，平定了杨从(越)之谋反。也平定了辽史上罕见的清宁九年(1063)七月十九日所发生的《重元之乱》。咸雍五年(1069)，西北边疆阻卜等部族叛命，大王用三年时间征讨，志文从 39 行到 54 行陈述了此事，遗憾的是其中许多字还不能释读。据 66 行，墓主耶律仁先曾是“王号十封枢密四除”。具体而言：

(1) 重熙十一年(1042)，封“北院大王”。
(2) 重熙十五年(1046)，封“北院大王”。
(3) 重熙十九年(1050)，封“宋王”。
(4) 重熙二十三年(1054)，封“吴王”。
(5) 清宁二年(1056)，封“郑王”。
(6) 清宁四年(1058)，封“宋王”。
(7) 清宁六年(1060)，封“北院大王”。
(8) 清宁九年(1063)，封“许王”。
(9) 清宁九年(1063)，封“辽王”。
(10) 咸雍元年(1065)，封“晋王”等。此外，志文 35 行出现了赐封年代不明的“宋王”。

“枢密四除”可能指的是：(1) 清宁元年(1055)除“北院枢密使”。(2) 清宁四年(1058)，除“□国之枢密使”。(3) 清宁九年(1063)，除“南院枢密使”。(4) 除“□国之枢密”等。大王真可谓“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王有一子三女。一子为耶律庆嗣，三女为兀欲、迪辇、乙信。

本志 65 行出现的“咸雍八年(1072)九月十九日”可能为葬礼举行之日。

注释：

①韩宝兴，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第 70－78 页。

②即实《〈纠邻墓志〉校抄本及其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第 79－105 页。

③阎万章《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第 2 期第 74－84 页。

④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第三十五届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 年第 543－567 页。

⑤即实《〈纠邻墓志〉释读》，《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年。

⑥丰田五郎《契丹小字〈仁先(即实本)墓志〉新释》(日文)1991 年 4 月、《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读后》(日文)1991 年 6 月，均为手抄本，未公开发表。

⑦“部”之译法，据陈乃雄、杨杰：《〈乌日根塔拉四号辽墓出土契丹小字墓志〉释读》，乌兰巴托国际蒙古学会议上的报告，1997 年，蒙文第 4 页。

⑧清格尔泰《契丹小字研究概述》(蒙文)内蒙古大学第三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会论文提要。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厦、金、元史卷[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6.

[2]清格尔泰等.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哈斯巴特尔. 蒙古语和满洲语研究[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4]清格尔泰. 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1－9.

[5]即实. 一个契丹原字的辨读[J]. 民族语文，1994，(5)：12－14.

[6]王弘力.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J]. 民族语文，1986，(4)：56－70.

[7]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J]. 考古学报，1983.(2)：255－270.

[8]即实. 皇黄无同义[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6，(4)：81－90.

[9]李桂芝. 辽金简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10]清格尔泰. 语言文字论集[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11]陈述. 全辽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杨耐思. 中原音韵音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3]即实. 从 父 舟力说起[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55－69.

[14]高路加. 契丹小字复数符号探索[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48－49.

[15]阮廷焯.《辽史·国语解》赓补[A].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 30 周年纪念论文集[C]. 1987.

[16]〔元〕脱脱.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

【责任编辑　彩娜】

Ad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tan Small Seripts in the Inscription on Yel ü Renxian 's Tomb Tablet

WU Ying - zhe

(*Academy of Mongolology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 Huhhot* 010021 , *China*)

Abstract: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 Yel ü Renxian Epitaph " is the one that has the most characters among those found up till now. Because of the damage of the stone ,the close lines and very small characters , there are quit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ir copying and explanation. Comparing and making a study of these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ad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 of the Khitan small characters in the epitaph.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 Yel ü Renxian ; Epitaph ; additional interpreation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